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九卷 略定秦晉

太祖洪武元年，元將李思齊、張良弼聞王師下河南，即駐兵潼關以拒。既而火焚良弼營，思齊仍移軍退守葫蘆灘，遣其部將張德欽、穆薛飛守關。五月，都督同知馮宗異抵潼關，思齊棄輜重走鳳翔，良弼奔麟城。

丙寅，宗異遂入潼關，引兵西至華州，元守將望風奔潰。先是，宗異下陝州，上遣使諭之曰：「若克潼關，勿遽乘勝而西。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，宜選將守關，以遏其援兵，爾且率師回汴梁。」

至是，五月庚午，徐達調僉事郭興將慶陽衛指揮於光、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。

丙子，宗異回軍至陝州，與徐達俱還河南。

八月，大將軍徐達、副將軍常遇春既定元都，受命帥師取山西。副將軍馮宗異、偏將軍湯和、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討。

九月乙丑，副將軍常遇春等下保定，留指揮李傑守之。

丁卯，下中山，以指揮董勳守之，遂帥師趨真定，元守將孫平章棄城走。

□月戊辰，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衛鎮撫劉聚守河間，兼領府事。副將軍馮宗異、偏將軍湯和由河南渡河，克武陟，下懷慶，元平章白索珠棄城遁。兵至太行山碗子城，破其關，元兵奔潰。進取澤州，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。破磨盤寨，獲參政俞仁，戮之。進克潞州。分兵克雄州，以鎮撫程信守之。

□一月癸丑，徐達克趙州，以參隨王成守之。右丞薛顯敗元脫脫帖木兒於石州，擴廓帖木兒遣其將韓札兒來攻澤州，楊璟、張彬往援之，遇元兵於韓店，大戰，失利。

□二月，大將軍徐達率諸軍進取太原，擴廓帖木兒敗走。擴廓帖木兒者，察罕帖木兒甥也。先是，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起兵擊賊，元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。察罕死，詔擴廓領父兵，封河南王，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。思齊自謂父行，與他將張良弼、孔興、脫列伯等皆欲異軍，思齊遂據整屋，良弼據麻臺。擴廓遣關保、虎林赤攻麻臺，李思齊、孔興、脫列伯皆與良弼合。元數趣擴廓出師，擴廓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、貂高往山東，而自與思齊、良弼相攻一歲餘。元下詔與和解，擴廓殺詔使拒命，遣兵據太原。元太子與關保、思齊、良弼諸軍合，夾攻澤。復削奪擴廓爵邑，令思齊等誅之。擴廓退守平陽關，保據澤、潞二州，與貂高合戰，而明兵已及河南。思齊、良弼乃自詣擴廓與結好，因解兵西歸。擴廓與貂高、關保戰，擒之，上疏陳罪。元赦擴廓帖木兒，復其官，使出兵御明。命右丞也速趨山東，禿魯出潼關，李思齊出七盤、金、商，圖復汴梁。然大將軍已至通，入北平。

順帝夜開建德門北走，仍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，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。達聞之，謂諸將曰：「王保保率師遠出，太原必虛。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，足以鎮御。我與汝等乘其不備，直抵太原，傾其巢穴，彼進不得戰，退無所依，此兵法所謂批吭搗虛也。若彼還軍救太原，則已為我牽制，進退失利，必成擒矣。」遂引兵徑進。擴廓既至保安州，聞之，果還軍。前鋒萬騎突至，傅友德、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之。擴廓軍於城西，壓明軍而陣。指揮郭英憑高望之，謂常遇春曰：「彼兵多而不整，營大而無備，請夜劫之。」遇春然其計，與徐達謀曰：「我騎兵雖集，而步兵未至，何以能戰？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，其眾可亂。眾亂，主將可縛也。」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，且請為內應，達大喜，遂乘夜襲之。先遣五騎伏城東□里，以舉火鳴礮為期。至夜，郭英率餘騎潛入其營，舉火鳴礮，伏兵應之，遇春等兵大至，鼓噪相接。軍大潰，自相蹂躪。擴廓方燃燭坐帳中，使兩童子執書侍，倉卒不知所出，亟納鞵，未竟，跌一足，踰帳後出，得驛馬，從八騎遁去。達等勒兵進營城西，豁鼻馬以其將校降，得兵四萬人，馬四萬餘匹。擴廓奔大同，遇春率兵追至忻州，不及，得行人汪河還。擴廓走甘肅。

庚午，徐達遣傅友德、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於石州，敗之。以戴復初署霍州，丁玉明署忻州，蔣應宗署崞州，翁子奇守大石。副將軍馮宗異西至倚氏，擒元右丞賈成。

甲戌，進攻平陽，擒元右丞李茂，下之。參政陸聚率兵攻車子寨及鳳山、成山、帖山三寨，降之，復取故關山寨、承天寨。宗異進攻絳州，克之，擒元右丞田保、徐伯昌，獲將士五百人。陽曲、皮皮等寨頭目，各以其眾詣大將軍徐達營降。

二年春正月，詔免北平、燕南、山東、山西、河東、河南、潼關、唐、鄧、光、息等處稅糧。

甲寅，副將軍常遇春帥師攻大同。

庚申，兵至大同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，擒知院於陳等八人。參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。右丞薛顯攻下潞州桃花寨。大將軍徐達遣參政陸聚分兵守井陘、散關。聚進攻承天寨，克之。

癸亥，遣使齎敕往山西諭諸將曰：「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，平閩中，平章楊璟靖湖湘，定廣西，班師還朝，未有定賞，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還故也。於是遣諸偏將，從大將軍征進。楊璟兵出澤、潞，中道與賊相拒。雖少算以累軍，此亦兵家常事。且太原得此為犄角，以分其勢。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，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，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。協力同心，剪除餘寇。」

二月，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，副將軍常遇春、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。

三月乙未，元鄜城守將副樞施成詣軍門降，徐達仍令成守之。

庚子，徐達師至鹿臺，遂入奉元路。先是，李思齊據鳳翔，副將張德欽、穆薛飛等守關中，張思道與孔興、脫列伯、金牌張、龍濟民、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。至是，大兵入關，思道等先三日由野口遁去。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將輕騎搗奉元，而自率大軍繼進，渡涇、渭至三陵坡，父老千餘迎降。達按兵，遣左丞周凱入城撫諭。明日，整兵入。改奉元路為西安府，以夏德署府事，留耿炳文守之。炳文在長安，修築涇陽洪渠諸堰萬一千餘丈，民便利之。大軍西征，供億繁急，炳文輸餉五千石赴鞏昌，軍食賴以足。達師之至鹿臺也，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圖棄奉元，走整屋，為民兵所殺。平章歪頭、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，復降，斬之。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，達攻之，勢窮促不屈，與妻子俱投崖死。左丞拜秦古逃入終南山，郎中王可仰藥死，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，三原尹朱春與其妻亦俱投崖死。時關中饑，上聞，命戶賜米一石，繼又命赴孟津倉，戶給米二石，民大悅。

癸卯，常遇春、馮宗異等帥師發陝西，進克鳳翔。初，李思齊之奔鳳翔也，上以書諭之曰：「前者遣使通問，至今未還。豈所使非人，忤足下而留之與？抑元使適至，不能隱而殺之？若然，亦時勢之常。大丈夫當磊磊落落，豈以小嫌介意哉！夫堅甲利兵，深溝高壘，必欲竭力抗我軍，不知竟欲何為？昔足下在秦中，兵眾地險，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，孔興等自為保守，擴廓以兵出沒其間，然皆非勍敵。足下此時不能圖秦自王，已失此機。今中原全為我有，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，皆披靡竄伏，足下以孤軍相持，徒傷物命，終無所益，厚德者豈為是哉！朕知足下鳳翔不守，則必深入沙漠，以圖後舉。然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倘中原相從之眾，以塞地荒涼，一旦變生肘腋，妻孥不能相保矣。且足下本汝南之英，祖宗墳墓所在，深思遠慮，獨不及此乎？誠能以信相許，翻然來歸，當以漢寶融之禮相報；否則，非朕所知也。」思齊得書，有降意。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番，思齊惑之。至是，大兵至鳳翔，思齊懼，遂帥所部奔臨洮。參政傅友德克鳳州，以指揮張能守之。

夏四月丙寅，大將軍徐達會諸將於鳳翔，議所向。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，慶陽易於臨洮，欲先由邠州取慶陽，然後從隴西攻臨洮。達曰：「不然。思道城險而兵悍，未易猝拔。臨洮之地，西通番戎，北界河、湟。取之，其人足以備戰鬥，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。今以大軍蹙之，思齊不西走胡，則束手就縛矣。臨洮既克，則旁郡自下。」諸將然之。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，令指揮金興旺、余思明等守鳳翔，遂移師趨隴州，克之。尋至秦州馬跑泉，元守將呂德、張義遁去，遣都督僉事陳德追獲之。以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，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。達進師至鞏昌，元守將梁子中、汪靈、真保等出降，以都督僉事郭興守之。遣馮宗異攻臨洮，顧時、戴德攻蘭州。

丁丑，顧時等克蘭州，以指揮韓溫守之。馮宗異師至臨洮，李思齊窮迫，舉城降。宗異遣人送徐達營，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。臨洮捷奏至，上覽畢，即遣使諭徐達曰：「李思齊既降，宜進攻慶陽、寧夏。張思道兄弟多詐，若來降，當審處之，勿墮其計也。」李思齊入見，命為江西行省左丞。不之官，食祿於京師。

己卯，徐達師入安定州，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，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。克會州，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，指揮陳壽守之。

乙酉，徐達師入靖寧州，遂徇下隆德縣。

五月丁酉，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，下平涼。指揮朱明克延安，以明守之。

辛丑，元將張良臣以慶陽降。初，張思道在慶陽，聞王師克臨洮，懼走寧夏，而使其弟張良臣、平章姚暉守慶陽。思道至寧夏，與金牌張等俱為擴廓帖木兒所執。徐達既下平涼，即謀取慶陽，令湯和遣兵往涇州，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，遣人招良臣。良臣以其兄被執，遂以城降。良臣驍勇善戰，軍中呼為「小平章」。戊申，良臣復據慶陽叛。初，良臣之降也，遣其花參政詣徐達獻軍民數目，尋又遣知院李克仁、葛八來獻馬數。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。比良臣出迎，匍伏道左，佯為卑下，以示歸順。薄暮，即以兵劫營。顯等不意其叛，為所衝潰。指揮張煥被執，顯被傷走還。達聞，語諸將曰：「帝明見萬里外，今日之事，果如前言。然良臣之叛，祇取滅亡耳，當與諸公戮力剪之。」於是馮宗異、傅友德聞良臣叛，帥師自臨洮至涇州，湯和亦帥所部來會。達恐其黨相扇為聲援，乃先遣兵抄其出入，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，顧時略其北，傅友德略其東，陳德略其南，達帥諸將趨慶陽，以兵四面圍其城。良臣出兵挑戰，達麾兵擊敗之。

六月辛巳，達督諸軍攻慶陽，張良臣遣竹苛往寧夏求援於王保保，獲斬之。仍以參隨王敬祖將兵守彭原。

秋七月甲午，徐達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隆德、秦安等處，收捕未附頭目杜伯不花、羅左丞相等。

辛亥，王保保部將韓札兒陷原州，指揮陳壽死之。徐達聞報，與馮宗異、傅友德議，以驛馬關當其衝，遣右丞徐禮將兵據之。又遣指揮葉石真守彭原，調指揮韋正守邠州，傅友德、薛顯駐靈州扼之。宗異復與徐達謀曰：「今大軍圍慶陽，張良臣雖困，未能遽下。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，故令札兒攻原州，欲以救慶陽。請得移軍逼關，以扼原州，彼無所施矣。」達然之，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，去慶陽三〇里而軍。是夜，札兒復攻陷涇州，丁千戶退保靈臺縣。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赴之，紮兒走，追至邠州，又走宜祿，遁去。宗異還屯驛馬關。

八月丙寅，慶陽小元帥謀納款，為張良臣所囚。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，達受之，令軍中無虐降者。先是，七月己亥，常遇春還次柳河川，得疾卒，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眾。至是，詔文忠自北平會師攻慶陽，行至太原，會元將脫列伯等攻大同甚急，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：「吾與公等受命而來，闔外之事，有利於國，專之可也。今大同被攻甚急，若候進止，豈不失機！」眾皆諾，遂由代出雁門。至馬邑，適游騎數千奄至，猝遇我師，與戰敗之，擒其平章劉帖木兒。進至白楊門，又擒點寇四大王。時天雨雪，文忠疑有伏，乃身引數騎，入山察視之。前軍已駐營，去敵五〇里，文忠至，遽令遷之，復前至五里，營於漫地，阻水。先遣由間道達大同，使知之。元將脫列伯悉銳來攻，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，閉營不出。先以兩營誘敵，督令死戰。自寅至辰，前營報數至，文忠不為動。良久，度其饑疲，乃分軍為左右翼，身當前鋒，奮擊大敗之，生擒脫列伯，降其眾萬餘，獲馬匹輜重甚眾。縛脫列伯詣軍門，文忠解其縛，與之共食。遂進兵東勝州，至莽哥倉而還。先是，元主北走，屯蓋里，命脫列伯、孔興以重兵攻大同，欲圖恢復。至是，脫列伯被擒，孔興走綏德，其部將復斬之來降，元主知事不濟，無復南向矣。脫列伯至京師，上曰：「彼各為其主耳！」釋之，賜冠帶衣服。

癸未，徐達克慶陽。先是，徐達率諸將四面圍其城，張良臣出戰東門，顧時擊敗之。復自西門出戰，馮宗異禦之。走還。良臣登城呼呂德約降，達不聽。初，良臣之叛也，自以其城險而下有井泉，可據以守，其兵精悍，養子七人皆善戰，軍中語曰：「不怕金牌張，惟怕七條鎗。」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，賀宗哲、韓紮兒為羽翼，姚暉、葛行為爪牙，故欲拒守以圖大功。及明師列營城下困之，良臣不得逞，數出戰俱不利，遣人赴寧夏求援輒被獲，內外音問不通，糧餉乏絕，至煮人汁和泥嚙之。姚暉、熊左丞、胡知院知事不濟，開門納降。達勒兵自北門入，良臣父子俱投井中，引出斬之。明日，誅良臣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，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。先是，賀宗哲攻鳳翔，或隧地，或突至甕城，凡〇五日，指揮金興旺、周興嬰城固守。至是，慶陽下，宗哲乃引去。徐達聞宗哲由六盤山遁，遣顧時、薛顯、傅友德將萬騎追之。宗哲以其眾掠蘭州，達遣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，道靖寧擊之。宗哲由迭烈孫渡河遁去，宗異乃率所部還。

九月，大將軍徐達、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，還京師，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。

〇二月，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，自甘肅以兵襲蘭州，奄至城下。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：「彼悉眾襲我，我兵寡，難與為敵。然彼遠來，未知我眾寡，乘擊之，可挫其鋒。彼不退，則固守以待援。」於是整兵出戰，保保兵少卻。溫斂兵入城，保保進圍之，溫堅守不與戰。鷹揚衛指揮於光守鞏昌，將兵來援，至蘭州之馬蘭灘，卒遇保保兵，戰敗被執。至蘭州城下，使呼張將軍出降。光大呼曰：「我不幸被執，公等但堅守，徐總兵將大軍至矣。」敵怒，批其頰，遂遇害。城中聞光言，守益堅。夜二鼓，保保以兵登城，千戶朱祐醉不能起，巡卒擊卻之。溫屢設方略，乘怠破其兵，保保圍數月不利，且聞大軍至，遂引去。溫執朱祐數其罪，將殺之，知事朱友文諫曰：「當其時，斬祐以徇，所謂軍法從事也。今賊已退，誅之無及，徒有專殺罪。」溫杖而釋之。事聞，升溫都督僉事，贈恤於光。

谷應泰曰：

初，太祖之北伐也，直趨青、濟者，正兵，而西扼潼關者，疑兵也。故以徐中山大軍搗彼胸腹，而以馮宗異孤軍綴彼聲援，原未嘗命其仰關而攻，躍馬而入也。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為擴廓帖木，其守秦者為李思齊、張思道，皆庸才耳。擴廓之應詔入援，出雁門，經居庸，其算神矣。而太原根本，空國而去，一軍奄至，巢覆穴傾，此晉之所以亡也。李思齊負百二之險，藉建瓴之勢，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，而反徘徊關內，風鶴驚奔，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，安驅而入華陽，此秦之所以亡也。假令擴廓留守，如孟德之保三城，思齊出關，如趙奢之爭閼與，則明之重兵深入，雲、代既壓其前，韓、魏又議其後，妥歡未去，也速重來，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。奈何徐、常諸將，由豫入晉，自晉達秦，擴廓不戰於北平而戰於晉陽，思齊不戰於河津而戰於崞底，譬之腐鼠孤雛，直坐受人縛耳。然又不特此也，思齊以父行倔強，擴廓以私讎稱兵，大敵在前，而兩虎自鬥，遂使明兵直入河南，迅掃上谷，方始解甲西歸，輸誠結好，憂卞莊之刺，講廉、藺之歡，嗚呼，晚矣。

以予觀之，唐起冀方，混一區宇，秦據雍州，蠶食六國，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，怯於公戰，正所謂倔強綦莽之間，遷延歲月之命，豈真伏羲勤王，有深圖遠算之概哉！至於韓紮兒之河、隍剽掠，張良臣之慶陽復叛，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，東叩大同，出奇無窮，料敵制勝，則晉室之表裡山河，秦地之隩區陸海，安得不為新主資也。